

影印原本郑和家谱校注

〔李士厚 著〕



晨光出版社

影印原本郑和家谱校注

李士厚 著



晨光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影印原本郑和家谱校注 / 李士厚著. —昆明: 晨光出版社, 2005.6

ISBN 7-5414-2453-6

I. 影... II. 李... III. 郑和(1371~1433)一家谱
IV. K825.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62081 号

YINGYIN YUANBEN ZHENGHE JIAPU JIAOZHU

影印原本郑和家谱校注

李士厚 著

策 划	周文林
监 制	刘卫华
责任编辑	周 玥 张 磊
责任校对	张 磊
封面设计	张 磊
出版发行	晨光出版社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E - mail	cgcb@public.km.yn.cn
发行部电话	0871-4186745
邮政编码	650034
印 装	云南民族印刷厂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4.25
版 次	2005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414-2453-6/G·2066

定 价 16.00 元

(凡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作者李士厚先生（摄于一九八四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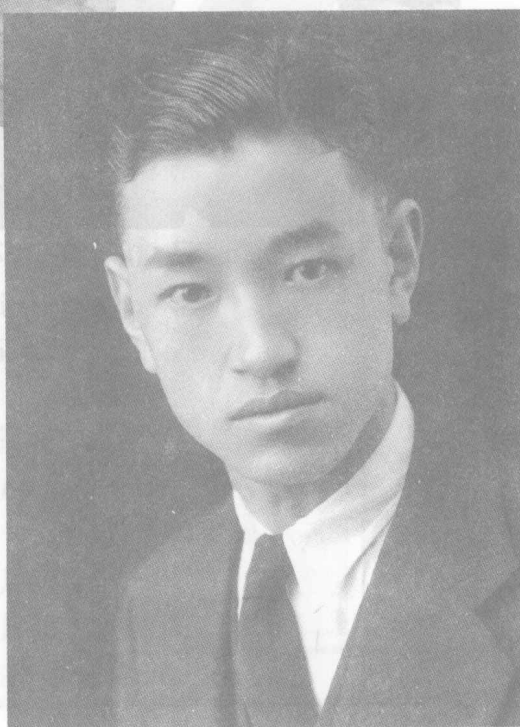
李士厚，凡無對編區縣年表有微而無不
考之，有地若理石，有詩有遺賢，
參和文讀詩書，最富而難，其不難也
最遠矣，有奇事，以奇氣而致其大端，
其四學而國之，其四學而國之，其四
其有詩於無窮者，其四學而國之，其四

碑士，凡無功而居職，卒臨石誌，謂之墓誌。又
有之，曰墓誌石，謂其有遺實。
秦和文謂之碑，是謂之墓誌，蓋其體也。
於墓誌，有寺事，以厚其體於大地。
東晉學問碑之，其體甚高，刻之石，刻
其有德於世者，謂之墓誌，蓋其體也。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九三六年，在云南玉溪发现郑和家谱，李士厚先生前往调查考证，撰写了《郑和家谱考释》一书。图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李士厚先生。



(昆明市环
E-mail: egcb@publ
发行部电话: 0871-4186
邮政编码: 650034
印 装: 1/32 开本
开 本: 787mm×1092mm
印 张: 4.25
版 次: 2005年6月
印 次: 2005年6月
书 号: ISBN 7-5306-371-7
定 价: 16.00元

凡出现印刷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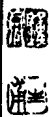
一九三七年出
版的《鄭和家譜考
釋》，周鍾岳先生題
署封面，袁嘉谷先
生作序。

鄭和家譜考釋叙

喜聞字車，據懷舊念，以古漢二十賢課演士。凡彪炳如呂凱李恢石淙南園弗之及；惟孟旼毛孟李猛鄭昭淳鄭和之流，考之詠之，發端若殘石，鑽研若璞實。授學生十數輩，數十年，而李生士厚之鄭和家譜考釋，最確而精，蓋所謂溫故而知新者矣。天下有奇理，以無線電達於虛空，有奇事，以空氣包藏於大地，愚於鄭和父碑，發明最早，詳載演繹，東西學者廣播之，與錫蘭蘇蘭之石刻，咸供研究。今得見李生作，不脛而走，將有盛於無窮者。雖老矣，蓋猶跂予望之！民國二十六年春石屏袁嘉穀屏山甫撰。

鄭和家譜考釋

周鍾嶽署



出版者的话

本书堪称是郑和研究领域中比较独特的第一手资料，虽原本家谱个别内容，有遗漏和文字上的错误，但仍不失为广大渴求了解郑和史实的读者、研究者应纳入视野的书。

本书主体部分共为：一、《影印原本郑和家谱》；二、《影印手抄郑和家谱》；三、《影印郑和家谱校注》；共三个部分，形成互为补充、互相参照的格局。如，部分二，即可成为部分一的参照本，读者朋友或有辨不清楚的文字，即可从『部分二』中查出。部分三，则是对部分一的原文考订、校注而形成的文本，帮助读者朋友花少量的时间，便可对部分一的内容有较为贴切的了解。本书的『部分一』本身就是被发现于上个世纪初的文物，后来又得而复失，再于二十一世纪才与读者见面，可谓历尽沧桑。为保持其文物的原貌，我们大致上采用影印方式出版，比如仍然使用竖排，仍然使用繁体字，而对本书其他部分的内容，也保持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成书时的原貌。

编 者

二〇〇五年四月十九日

前言

《郑和家谱校注》是已故云南省政府参事室参事、云南省文史馆馆员、先父李士厚先生于一九八三年纪念郑和出洋五百八十周年前夕完稿的遗作。这次出版的《影印原本郑和家谱校注》，前面是先生写的序言，介绍郑和家谱的发现、幸存和校注经过；第一部分为影印原本郑和家谱；第二部分是影印先生手抄的郑和家谱；第三部分是影印先生的郑和家谱校注。

李士厚先生（一九〇九—一九八五），字如坤，号载庵，回族，祖籍陇西固原，生于云南省鲁甸县，云南东陆大学毕业后在云南通志馆任编辑，师从袁嘉谷、周钟岳先生研究文史。先后著有《云南通志族姓考》、《庄跻开滇考》、《老子道德译义》、《中国文字概说》、《说文部首浅释》。

一九三六年，在云南玉溪发现郑和第十七世孙郑绍明家珍藏的《郑和家谱》，先父前往调查考证，写成《郑和家谱考释》一书，使郑和的家世、后裔及出洋情况得到进一步明确。一九八三年，先生受全国纪念郑和出洋五百八十周年筹备委员会邀请撰写有关文献，以古稀之龄前往京、沪、宁等地寻访郑和后裔及出洋遗迹，并对他新收集到的三种咸阳王《赛典赤家谱》及南京《抄郑氏家谱首序》进行研究和考证，发表了《三保太

监郑和对我国的贡献以及他的家世渊源和后嗣近况》、《从新发现的赛典赤家谱中进一步探讨郑和的家世源流》、《郑氏家谱首序及赛典赤家谱新证》、《郑和的家世、宗教信仰及赐姓》等论文及《郑和家世资料》一书。

云南是郑和的故乡，一九三六年在云南玉溪发现的郑和家谱，是研究郑和及其出洋较早的重要资料，几十年来一直得到学术界的重视。在纪念祖国伟大的航海家郑和出洋六百周年之际，先生的《影印原本郑和家谱校注》及《郑和新传》同时出版，将会有助于今后的郑和学术研究。

本书的出版，得到云南省文史馆、晨光出版社、云南师范大学教授余嘉华先生的关心和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二〇〇五年春节李长琦、李长璨于云南昆明

郑和家谱的发现、幸存和校注经过（代序）

祖国伟大的航海家郑和于明朝永乐三年（一四零五年）至宣德八年（一四三三年），奉命七次出使西洋。聘访了东南亚、印度洋、波斯湾、阿拉伯海、红海，直抵非洲东部沿岸的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与它们建立了亲密的外交关系，交换了大量的土特产品，沟通了远洋航海交通，导致大量的华人移植海外，促进了海外各地经济文化的发展和交流，在世界航海交通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郑和的航海，早于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八十七年，早于达·伽马绕航好望角到达印度洋九十二年，早于麦哲伦绕航全球一百一十四年。而且郑和统率出洋人员及船舶之多、历时之长，都不是上述诸人所能比拟的，他是世界航海事业的先驱者。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有着卓越贡献的历史人物，几百年来，关于他的籍贯、家世，史书上却没有记载。与郑和同下西洋的人及后人编写的《瀛涯胜览》、《星槎胜览》、《西洋番国志》、《西洋朝贡典录》、《殊域周咨录》、《明史·外国传》等书都只记录了郑和出洋的功事、出洋人员、船队规模及诸国情况。以往编写的省、县志书，甚至连他的姓名都不予记载。而官方修撰的正史《明史·郑和传》只写下『郑和，云南人』五个字，而郑和是云南何地人？他的家世和个人情况却无记载。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他少数民族

和宦官，或是郑和出洋之后，明朝的国力日渐衰退，朝野对郑和出使西洋有不同的看法。几百年来，欧美及日本人对郑和出使西洋的研究十分重视，而且早于中国人，然而，在他们的著作中，也无对郑和其人的介绍。清末光绪二十年（一八九四年），后来的经济特科状元、云南石屏袁嘉谷先生就听说昆阳和代村有郑和父墓碑，至民国二年（一九一三年），袁先生亲往昆阳访问。昆阳孝廉宋藩将碑文拓片送给袁先生，先生详细考证，在所著《滇绎》及《卧雪堂文集》里著文发表，人们才知道郑和是昆阳的回族马氏，曾祖父拜颜，祖父及父亲均曾朝觐天方（今沙特阿拉伯的麦加和麦地那），人们尊称为哈只（阿拉伯文音，意为巡礼人）。哈只好行善事，遇到贫困无依的人，常予以保护和接济。娶妻温氏，生子马文铭和马和，马和事明成祖，赐姓郑，任内官监太监。这块碑的发现，使人们对郑和的籍贯、家世，有了一个大概的认识。

一九三六年，辛亥光复，云南著有功勋的李鸿祥将军，倡修本籍玉溪县志，征集资料，有家乡人从居住在玉溪的郑和后裔家里抄录得郑和家谱，李将军将这一珍贵的史料交给袁嘉谷先生。那时我从东陆大学毕业后，在云南通志馆担任编辑，是一个跟着袁嘉谷、周钟岳、秦光玉先生学习编写云南通志稿的青年人，袁先生将这本家谱交给我研究。我看这本家谱，不但记载郑和的家世，而且还记载着郑和的出使、其随使官兵、下洋船舶、所到国家，特别是永乐、宣德两帝给郑和的敕书，为史书所未载。这本家

谱，是继马哈只墓碑之后的又一重要新发现。我参阅了大量的史料，包括在江苏、福建等地有关郑和出洋的碑文，潜心研究，写成了《郑和家谱考释》一书。书中还汇集了《明史·郑和传》、袁嘉谷先生的《昆阳马哈只碑跋》、梁启超先生的《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经袁先生作序、周钟岳先生题署封面后于是年秋天出版发行。也就在这时，我随李鸿祥将军在昆阳月山考察了郑氏墓碑，然后到玉溪石狗头村，访晤了郑和第十七世孙郑绍明、郑绍文、郑绍清兄弟，借到他们家收藏的家谱原本；在玉溪回族大营，会晤了郑和兄马文铭的后裔；在他家的坟山上抄录了马氏的许多碑记。回到昆明后，将家谱原本拍照成玻璃底片，归还了郑氏的原本，并对我写的《郑和家谱考释》重新补充修订后，于一九三七年春季再版。正拟进一步将新收集的资料连同原本家谱影印流通，抗日战争在这年秋天突然爆发，国难当头，计划被迫中止。

一九三九年秋，日本飞机突然轰炸昆明。在一次狂轰滥炸的次日早晨，人们争先疏散。我率家人乘滇越铁路火车赴大耳村，车上拥挤混乱不堪，下车时找不到装有郑和家谱底片和资料的皮箱，一片慌乱，无处寻问，懊丧累月。所幸的是，回到昆明，在书橱里发现我用晒图纸晒来试试看的一套家谱，虽然字迹淡模，但仍然可辨，也就给了我很大的安慰。此后经过二十多年的奔忙和艰苦的岁月，特别是十年浩劫的苦难日子，眼见许多人家被抄家，处处冒着焚书的烟火。我只恐文字生祸，急忙将自己所写的

诗文稿本和一些书籍字画交出，将几十本《郑和家谱考释》及这套复印的家谱、先父遗墨埋藏在炭堆里，度过艰辛的岁月。如今我保存的这套郑和家谱，成了一件珍品。

十年浩劫结束后，国家和民族出现了生机，我又开始了写作。去年秋天，在昆明钢铁公司工作的郑和第十八世孙郑云良找到我，说他们的家谱原本后来被一个自称是建水县人郑白借去，以后就一直找不到这个人，不知这本家谱流落何方，我给他们的《郑和家谱考释》也完全失去，因近年常有人来家访问，索看家谱，无以应命，所以奉父亲郑绍明之命来向我要一本《郑和家谱考释》，并带来他们一家人的名册、照片，要我替他们重修一本家谱。我想家谱只供一家人收藏，不如写一本详实的郑和传记。我的意见得到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饶华先生的鼓舞和支持。就在我写好一部分初稿时，国家作出将于一九八五年举办各种活动，隆重纪念伟大的航海家郑和出洋五百八十周年的决定。为纪念活动作准备，今年五月二十日，中国航海史研究会在九江召开年会和学术讨论会，我和郑云良及南京郑和后裔郑自强应邀参加会议。交通部的两位老部长彭德清、贺崇升及航海学会副会长王大勇认为这套家谱是研究和纪念郑和的宝贵资料，能够保存下来很不容易，要我加上简明注解，影印出版，使这本历尽尘劫的宝贵历史资料流传下来，不致淹没，令我十分欣慰。

为了便于读者阅览，我先在家谱天头上加眉批，分出段落，再在谱后分段加上校

注。这本家谱，包含着郑和的身世和他出洋的事迹，但也有一些事实上的遗漏和文字上的错误，我实事求是地作了文字上的校证和疏解，力求浅明易懂。家谱年代久远，原本就有很多痕迹和磨损，加之使用当年复制的，有些文字不太清楚，凡是可以辨认的都认清注明；辨认不清的，只好留待大家研究。

历史是通过人的活动而积累起来的，家谱正是记载人的活动和世系的蝉联。司马迁在史记里，常称他读谱牒，后代史学家亦莫不重视，国外学者较之中国人更为重视对家谱的研究。千百年来，许多历史事件和人物，包括至今犹存于地球上的许多遗迹，给人们留下诸多不解之谜，郑和及其出洋亦如此。然而一九三六年发现的郑和家谱，无疑是研究郑和及其下西洋最重要的资料。相信家谱的出版，会使郑和及其出洋的研究更加深入。

一九八三年八月李士厚序于云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

目 录

出版者的话

前 言 (一)

郑和家谱的发现、幸存和校注经过(代序) (一)

影印原本郑和家谱 (一)

影印作者手抄郑和家谱 (一十九)

影印郑和家谱校注 (三十五)

影印原本郑和家谱

